焦氏筆乘

潛園先生正續筆乘序

潛園先生正續筆乘其門人謝吉甫氏校而行之昔中郎異書僅傳王粲子雲玄草第畀桓譚先生迺不自閟其名山之藏引而出之令人人見我武庫何其快

也迺今而後知昔賢之見猶爲陋

矣自

明興以來稗家者流不可勝數獨

博南之丹鉛瑯琊之宛委爲

鉅麗彼其揚扢騷雅是正譌誤

徵事摭采紬珠緝藻鏤夬碧篆

斯並藝苑之鴻裁不可易已至若闡繹聖真揚搉翰典旁涉方術冥弈教乘紛綸經笥并春為之退席勃窣理窟張憑遜其勝場以二書方之彼滑徼尚有象罔昧索之珠靈均昧觀之祕乎起元

不敏妄謂讀者于此精而求之可
以杜三教異同之辨可以鏡一代
得失之林可以匯六執精猶之分
可以衷千古是非之極空若增巢
典述流暎登覽輔麈尾之清之
佐宴囊之雜組撮二書之勝而

有之廼其緒餘未可衆論者也
是編也成先生自謂鄧林之一枝
要必以爲函鼎之全味矣
萬曆丙午年夏日教下晚學江寧
顧起元頓首書

焦氏筆乘卷一

秣陵焦竑弱侯輯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仲修勸讀論語

李彥平曰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脩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於某有十年之長辛丑春同試南宮仲脩中選而某被黜仲脩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傷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懌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

必其仲脩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為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脩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方可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頗若有悟請益曰為學之道敬聞命矣敢問事業何如仲脩曰事業正自為學中來只如作一郡行

得論語中三句便用之不盡彥平曰願聞之仲脩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曰吾平生操心行已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屢空

學至聖人則一物不留胸次常虛故夫子曰空空如也此天命之本體也回未至此亦庶幾乎屢空矣賜也於天命之本然不順受之而以多聞多見爲學非貨殖而何然意料所及於此道時有中焉

但終非眞悟耳此夫子稱回以厲賜也

不改其樂

談苑醍醐云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古有居岩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聞一知十

顏子之學求之屢空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夫

子曰女與回也孰愈欲其自反也乃曰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猶然憒憒耳故夫子曰弗如也言其眞不如顏子非許之也象山先生曾論此有吳君曰爲是尚嫌少在先生甚喜之今味其言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

有若無

薛子緒言云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聲無臭歸根之學也論語曰有若無若之一言猶隔影響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

申棖

論語申棖鄭玄云卽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棖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棖卽一字而爾書耳覩古字膛亦作瞠橕亦作樘鎗亦作鏿六

字並音鐺皆諧聲字也振亦音棖本作𣪠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棖史記有申棠無申棠信譌也

騶虞

詩吁嗟乎騶虞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關雎之應故誤以騶虞爲獸因擬之爲鵲巢之應或以爲不殺或以爲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今攷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則騶虞蓋指此詩而謂之備官則非獸

明矣說文騶廄也月令天子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註謂僕戎僕也此即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者是也又云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即周禮辨六馬之屬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者是也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爲掌廄之官無疑矣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

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澤虞掌國澤之政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而德及庶類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見葭蓬之盛則知草木裕見豝豵之多則知禽獸若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則物性何以能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則物類必至過傷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夫二官脩職而能獲斯效謂非由於文王之化行乎此所以爲鵲巢之應也賈誼

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知虞爲司獸之官而不知騶爲司車之官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

尚書古文

國子學正梅鷟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爲眞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漢儒僞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爲君難爲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武成諸篇文多

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壁間絲竹八音是何人作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今藏余家異日當板行之

納言

舜命龍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命禹曰予欲出納五言汝聽易大傳曰理財正辭正辭亦納言之謂此治教之急務蓋五方之民風俗議論容有不同如周大夫原伯

魯不說學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此等議論豈可不納之於上而出命以正之也周衰異端並作魯少正卯行僻而堅言僞而辯孔子誅之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執左道者有誅周官糾萬民之德正其行巡問而觀察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布而訓之以觀新物古帝王設官分職奉天命子兆民其詳如此叔世官廢而不脩故異說興而莫之止孔子條爲政之急務曰脩廢官此其一乎

周易舉正

唐司戶叅軍郭京作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眞本比校今世流行本或將經作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詞注内移後義郤處於前兼有脫遺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氷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誤增堅氷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

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無咎之字誤作言

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誤倒其句賁

亨不利有攸往今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文成焉天

之文也今脫剛柔交錯四字坎卦習坎上脫坎字

姤九四包失漁注云有其漁故失之也今誤作無

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於

幽谷不明也今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饗

上帝以養聖賢今多而大亨二字震彖曰不喪匕

鬯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今本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今作已上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脫一小字繫詞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雜卦蒙稚而著今稚誤作維字此書世罕見晁公武所

進易解多引用之

開塞書

商君傳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聽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特告訐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

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又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亦何利哉鞅大都以誘眥督戰爲本不自知其敝耳

子夏易說

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之謂靡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靡成

德子夏易說如此今本作縻縻牛韁也取繫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說爲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靡靡劘劘與摩通漢賈山傳自下劘上注音摩厲也剴切之也與易爻摩義合

飛遯

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𩇔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因譌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啟云飛遁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

家食

不家食吉養賢也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而不食於其家也人君能養一賢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鑿飲仰事而俯育不必家至而食之也若欲家至而食之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

不事王侯

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

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恠之所爲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毋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非惡干祿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以爲卿曾子曰居父毋老不忍遠親以爲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希夷易說

象卦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嘿會希夷先

生曰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蓋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著其辭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遂自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旨此之謂買櫝還珠由漢以來皆然易道胡爲而不晦也

佛典解易

嘗觀佛典中亦有解易語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君女歸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男貴左女貴右也又曰鼓之以雷霆陽動也潤之以風雨陰隨也又曰殊途而同歸若千逕九逵王城不二九流百世聖道寧差又論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膝縱横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於佛書耳

禽獸可互名

益稷百獸率舞非專以走獸爲言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是禽亦可以名獸後漢書華佗語吳普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是獸亦可以名禽

朋當在東押

詩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左傳引逸詩翘翘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劉楨魯都賦時謝節

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朋與戎宗弓相叶無疑沈約韻朋在烝韻而肱鞃堋薨弘皆從之疑編次之誤考約以前無如此叶者且毛詩詩詞之祖則其韻亦韻之祖也舍聖經不宗而泥沈約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此所當首辨也

士衡詩誤

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嵇康養生論合歡蠲忿諼草忘憂以其忘故名為諼諼忘也背堂北也陸士衡詩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誤認背字又

誤

咎繇鐘繇二繇同音

古尚書皐陶作咎繇周禮追師注步搖作步繇魏鐘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世說庾翼謂鐘會曰何以望君遙遙不至正舉其父諱戲之也今多讀爲由誤

放誤爲教

漢王嘉奏對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

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敖音傲今尚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敖字誤作教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於理難叶

觚

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

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五行傳

劉向五行傳後世以爲牽合天固不以屑屑爲事而殃咎類至理不可誣若遽以牽合少之則箕子之五事庶徵相爲影響者非歟試以一身言之五行者人身之五官也氣應五臟五氣調順則百骸俱理一氣不應一病生焉然人之受病必有所屬太陽爲水厥陰爲木是也而太陽之證爲強項爲

腰疼爲發熱爲惡寒其患雜然並出要其指歸則一出於太陽之證也猶貌不恭而爲恒雨爲狂爲惡也況五官之間兩失其正即素問所謂陽明厥陰之合病也其爲患豈一端所能盡哉劉向直指某事爲某之應局於一端猶未察醫書兩證合病之理也後之人主五事多失其正受病不止一證宜乎災異之迭見互出耳

二疏贊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

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二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尚無恙也凡作議論文字須令覈實無差忒乃可

印文之誤

馬援拜伏波將軍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大外嚮又成皐令印皐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

非所以爲信亭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按伏旁從大能無外嚮之筆皐非從羊乃是諧聲之字記東觀者未有一言以辨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不可勝紀其來久矣

太誓總德

墨子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此言見淫僻不以告者其罪猶淫僻者也又

引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旣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此語書皆無之書序中亦無總德篇名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寃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卽罷者邪

人參贊

高麗人作人參贊曰三椏五葉背陽向陰故韓翃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典術曰堯時天降精於庭爲韭感百陰爲菖蒲呂氏春秋菖蒲亦名堯韭唐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用此事

鶴頭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唐詩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

太白詩誤

太白詩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按史記子房授書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謂橋爲圯二字不應複用

韋莊詩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乃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玼終損連城之價

一線

子美刺繡五紋添弱線又愁日愁隨一線長魯直詩宮線添尺餘皆指女紅以驗日也荆楚歲時記云晉魏閒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添長一線其說又與此異未知孰是

赤族

赤族言盡殺無遺類也漢書注以爲流血丹其族者大謬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

禿節

杜禿節漢臣歸今本作握節右丞節旄禿盡海西頭今本作空盡俗士無知妄肆改竄毋如此

公冶長

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𢎥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

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左擔

杜左擔犬戎屯解者多不知左擔之說按華陽國志自僰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爲語曰猶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庲降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耳

盜竽

老子服文采帶利劒厭餘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云竽也者五聲之長也竽唱則衆樂皆和大盜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竽今本誤作盜夸字相近而誤也

食貨志引孟子

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發蓋以豐年不斂凶年不發爲訓也如李悝平糴壽昌常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爲長

惠淨衍莊子

釋惠淨衍莊子語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

消搖

莊子逍遥古作消揺字黄幾復解云消者如陽動而氷消雖耗也不竭其本揺者如舟行而水揺雖動也不傷其内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堯夫詩似莊子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上言今

之吾相與從而吾之矣又安知吾之果爲吾乎邵堯夫詩昔日所謂我而今郤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後來誰正此意

綠竹

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注云澳隈也綠王芻也竹篇竹也又陸璣云淇澳二水名菉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詞賦皆引猗猗入竹事誤也按傳曰淇衛箘簵又曰淇衛之箭又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是淇之產竹

自古而然詩曰綠竹猗猗言竹之初生其色綠也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曰綠竹青青卒章又曰如簀如簀言其盛也故謝莊竹贊亦曰瞻彼中堂綠竹猗猗毛陸之說未可從

日食

日食一定之數也秦漢以前皆莫能先知禮曾子問孔子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火也喪也雨也皆不可先定也當時

視日食亦猶此耳使先知之則當預有戒令朝不必入矣春秋書日食三十有六不徒曰日食而曰日有食之則若眞有物食之者君象而曰有食之記異也警人君也後世陰陽家推測殆盡上下千百年皆可坐致於是人君視爲常數而莫之畏矣

黃牛峽

古歌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言上峽舟行之難也太白衍爲五言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鬓成絲然觀太白詩

益見古語之妙

煑白石

韋蘇州澗底束荆薪歸來煑白石讀者謂其寓言耳按晉書鮑靚爲南陽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煑之以自濟則實有其事矣

論性

孟子性無善無不善性相近也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習相遠也有性善有性不善上智下愚不移也要之皆出於孔子之言蓋性無不入此性之

所以爲妙知性之無不入此聖言之所以爲全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孟子即情以論性也賀瑒云性之與情猶波之與水靜時是水動則是波靜時是性動則是情蓋即此意李習之乃欲滅情以復性亦異乎孟氏之旨矣

魏志鍾會撰四本論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由孟子之言觀之才性本一何得有同異離合耶然則四本者又三說之支裔也

深衣

深衣方領正經曰曲袷如矩後世不識矩乃匠氏取方曲尺強以斜領爲方而疑其多添襟制度遂失若裁作方盤領即應如矩之義續衽所添兩襟也更加鉤起於肩上即是鉤邊若以斜爲方豈聖人正心之意朱子只作直領而下裳背後六幅正面六幅分兩旁若交其領無乃背濶而後狹又肋下兩縫向前或剪圓裳旁曰鉤邊尤可笑只按深衣玉藻二篇正經制度自見世儒自不考耳出元

吳子行閒居錄

一錢

阮孚曰持一皁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但一錢看囊底免羞澁子美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用此然語意渾成不覺其用事也

柏舟

詩汎彼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嫠居之善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此

詩之妙旨也

采葛

采葛舊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蓋葛可樂暑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弃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思之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弃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賦焉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畜久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

今君棄予則病益深矣故興以采艾而賦焉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之更極其切也故曰于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極也見田子藝說但蕭索與年及艾與采蕭采艾又爲一意矣豈興而比詩意亦不嫌其複邪以勝朱傳聊備載之

八蜡

禮八蜡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貓虎六坊七水庸八此經之明文也鄭氏去百種而

增昆蟲方氏亦去百種而分貓虎爲二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於末皆非也昆蟲無作乃祝詞祀神正祈昆蟲之無作乃謂之祀昆蟲可乎草木歸其澤澤音逹各反與蟄作相叶蔡邕獨斷載祝詞土反其宅水歸其蟄昆蟲無作豐年若土歲取千百與禮文少異

不識一丁

苻堅宴羣臣賦詩姜平子詩內有丁字直而不屈堅恠問之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之物未足以獻

也堅悅櫂上第夫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下不屈乃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丄若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

賣文爲活

子美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于雲家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于雲却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脩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脩附名脩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

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即其書可知矣賣文爲活段湛事

隕穫

儒行不隕穫於貧賤晏氏曰隕如籜之隕而飄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從禾是矣而隕之爲籜則何取乎隕從阜員聲從高而下也易曰有隕自天公羊星賈如雨此隕字之義也若曰如阜之隕而頽落斯得其義矣

師古注誤

司馬相如傳邪與肅愼爲鄰邪當如字讀師古讀爲左者非是蓋肅愼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爲鄰若欲言左則下文自有左蒼梧右西極矣韻會曰邪外國名亦引此傳爲據又非也蓋邪本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束脩

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束脩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漢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梁商曰王公束脩厲節

賈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證然古自有指脯贄爲束脩者檀弓束脩之問不出境穀梁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是也

詩用坐字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校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

月出

毛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

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

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

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

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

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

夷門歌

右丞夷門歌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出晉段灼傳灼上書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然語意渾成如自已出所以爲妙

纏讀如戰

淮南子纏以朱絲纏讀如戰古樂府有雙行纏謂行縢即足衣也宋人詩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人不是仙以平聲讀之矣

岳武穆詩

鄱陽巍石山有龍居寺岳武穆嘗過之留題云巍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佛相白雪老僧頭

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爲雨濟民
憂近有集武穆詩文者不載此因筆記之

杜詩重用字

杜送田四弟將軍離筵罷多酒空醉山翁酒一詩
用兩酒字右丞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
馬用兩馬字豈一時趁筆之過耶

就用薛璩語入詩

後山云子美懷薛璩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
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子

謂即今者舊無新句共釣查頭縮項鯿亦用浩然語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鯿

七始詠

漢書律曆志引尚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史繩祖據漢房中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而以今文在治忽爲傅會是矣用脩乃謂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

半徵蓋牙齒舌脣喉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謂七始詠詠卽韻也此說甚非七始本志自有定說乃云漢書注不著七始之義而別自爲解豈未見漢書邪且切韻起於近世而謂舜時有之尤舛

召康公

皇甫士安曰召康公文王之少子是於周公爲兄弟何君奭中無一言及之史篇召公名醜奭豈其字邪抑奭醜字相混邪

老安少懷

子路車裘共敝顏子無伐無施其志美矣然非得車馬負善勞其志不行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只眼前信手拈出無非妙理蓋二子爲其難夫子爲其易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至遠之所順者更近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曾點異乎三子亦以此

匏瓜

臨川人應郴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

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

子桑伯子

劉向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欲同人道

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

子庸說孟子

耿子庸說孟子云見先王之禮即知其政聞先王之樂即知其德差等百王無少違忒非其虛靈洞徹之極何以有此此孔子所以擅生民未有之盛也此說遠勝傳注

桑穀

史記桑穀共生穀音構樹名皮可爲紙故王羲之傳云禿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

無半分之骨觳搆穀谷穀叨今多混

誠明

誠而明天命之謂性也明而誠脩道之謂教也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與此意合

宗廟廄庫

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注謂廄養馬庫藏物欲其不乏用也審爾則何以先於宮室乎意廄馬以備命車重君賜也庫藏以

貯祭器及遺物重先世也故次宗廟先居室以此

服制考詳序

吳幼清服制考詳序云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爲母杖期豈薄於其母哉葢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子服雖除而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居喪之實如故則所殺者三年之文而已實固未嘗殺也女子在室爲父斬既嫁則爲夫斬而爲父母期葢曰子之所天者父妻之所天者夫嫁而移所天於夫則降其父婦人不二

斬者不二天也降巳之父母而期爲夫之父母亦期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巳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喪服有以恩服者有以義服者有以名服者恩者子爲父母之類是也義者婦爲舅姑是也名者爲從父從子之妻之類是也從父之妻名以母之黨而服從子之妻名以婦之黨而服兄弟之妻不可名以妻之黨其無服者推而遠之也然兄弟之妻之喪巳之妻有娣姒婦之服一家老幼俱巳有服巳雖無服必不華

美于其躬宴樂於其室如無服人也同爨且服緦朋友尚加麻鄰喪里殯猶無相杵巷歌豈獨於兄嫂弟婦恝然如行路乎古人制禮之意有在也實之無所不隆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爲母亦三年婦爲舅姑從夫斬齊並三年兄弟之妻亦有服意欲加厚於古不知古者子婦叔於毋姑嫂未嘗薄也後世有所增改者皆溺其文昧其實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自居於已者也後世所加者喪之文

可號於人者也誠僞之相去何如哉

孔氏不喪出母

子思不令其子喪出母曰爲伋也妻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則不爲白也母其於義辨之審矣世俗不知恩義輕重之分往往於出母嫁母猶欲持喪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禽獸是也不知父在母死猶不得終喪三年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故儀禮於出母爲父後者則無服豈聖人制禮顧教人以薄哉匡章猶知此義不欲以改葬欺死父

此孟子所以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也宋郭稹幼
孤母邊更嫁王氏旣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
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馮元等奏
聽解官申心喪又張永德作二堂左繼母劉氏居
之右馬氏居之不敢以出母加於繼母夫稹與元
與永德皆不知大義故溺於流俗私情如此然猶
止於心喪猶不敢加於繼母是其良心不可磨滅
也近世於出妻者但讓出之者爲非而不論見出
者之罪爲子者知奉出母爲厚道而忘視死父爲

路人薦紳士大夫於義絕之母率解官持喪而經傳法律悉爲空文矣此陰所以勝陽小人所以勝君子夷狄所以勝中國三綱所以不振世道所以日衰也

戰國策章子母得罪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齊威王令更葬之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噫章子之爲言亦可哀矣而孟子謂之子父責善而不遇

也者豈嘗傷其父母之反目而號泣以諫之歟抑欲其母之不終弃也而以禮葬斬之父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威王之命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孝之名學者當從俗論邪抑從孟子邪

汝南記應順字華仲華仲妻本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爲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閉之空室贏困無怨言伯考問之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饑耳伯考流涕曰何

意親姑反爲此禍固遣歸更嫁爲華仲妻仲爲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路旁觀之語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實酷耳子朗時爲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輙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他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泣涕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爲汝家所弃我何罪過乃如此邪遂絶噫朗非不知母之無罪其泣涕亦非無人心也而終不敢以恩害義如此若朗者眞能自裁者也事見後漢書注

師不制服

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以成已之恩與君父竝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按儀禮爲朋友服齊衰三月漢范巨卿聞張元伯之喪制朋友之服往哭之況於師乎宋儒黄幹於朱子之喪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

於白巾經如緦麻而小帶用細苧此皆行於近世而可法者

五百弓

王半山詩臥占寬閒五百弓出佛典分一拘盧舍爲五百弓分一弓爲四肘一拘盧舍四里也又紫磨月輪升靄靄帝青雲幔捲寥寥帝青是帝釋寶青色也

濁古音獨

孟子滄浪之水濁兮濁音獨與足叶史律書濁者

觸也白虎通瀆者濁也漢書潁水濁灌氏族古樂府獨漉獨漉水深泥濁張君祖詩風來詠愈清鱗萃淵不濁斯乃玄中子所以矯逸足又俗謂不明曰瞀濁以酒爲⿰骨俞或作骰突或作糊塗並非

鳥工衣

沈約竹書紀年注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旁而出不知何據豈因萬章語而影撰之乎

盡心

或問李彥平孟子盡心之說先生曰一念不動便是盡心處或人未悟先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人之眞性了無一物或一翳之情不之覺若不爲物所動則妄情欲念廓然自除非盡心而何

文帝書

魏文帝與鍾繇書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

享宴高會陶詩云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正用
其語

摩詰逸詩

冷齋夜話載王摩詰詩荆溪白石出天寒紅葉稀
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相看不忍發慘淡暮潮
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二作集中俱不載

隨誤改隋

天官書廷藩西有隋星五隋音妥宋均曰南北爲
隋隋謂垂下也楊堅國號改隨爲隋意義既别音

呼亦殊王應麟曰隨安步也吉莫大焉隋裂肉也不祥莫大焉而妄改之不學之過也

角里

漢角里先生角一音錄按毛詩麟之角振振公族又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蘇伯玉妻盤中詩今時人知四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是古有此音非二字也宋史崔偓佺對真宗云刀下用音権兩點下用音鹿一點一撇不成字按說文角象獸角形無刀用兩點之說偓佺以字學名於

時而不讀說文作史者因此一事為之立傳亦盲矣

爾雅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為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晦菴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即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

謔浪笑傲變風詩焉得周公釋乎支于九州五方四極彿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叚之傳詩者十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

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於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麁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於途見其肥瘠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